

西班牙受援未必可解歐洲危機

上周末歐盟財長召開了緊急會議，確定為西班牙提供不超過一千億歐元的財政資助，以便可以救援該國瀕危的銀行體系。近期西班牙的財政金融危機併發，已成了歐洲危機中與希臘並行的兩大焦點。這次緊急出台救援措施，主要目的之一是要在下周日希臘次輪大選進行前穩定西班牙的局勢，以避免希西兩國的險情出現惡性互動，以致不可收拾甚而導致歐元區崩潰。

救西的方案能否起防火牆作用，穩住西班牙的財金危局，並有效抑止傳感效應（Contagion）尚待觀察。除了希臘大選結果仍未明朗外，還有其他許多因素要考慮，變數甚多。首先應審視西班牙的情況為何如此差劣，和該國政府處理事變的方法是否恰當。西班牙銀行體系既有當前西方銀行共有問題，又有本身的獨特狀況，故比較複雜。主要禍源恍如美國，乃在金融海嘯前形成的房地產泡沫爆破，導致銀行體系壞帳急升，多家銀行瀕臨倒閉。西班牙的情況尤為嚴重是因為：（一）房泡程度高，有估計比美國的還高。（二）銀行體系較脆弱，不少地方性小儲蓄銀行放貸過度，

風險管理不善，一遇市場形勢逆轉便難以生存。

西班牙經濟表現差劣又加深了銀行危機。房泡爆破亦拖垮了經濟，首季GDP微降而進入了海嘯以來第二次衰退。勞工市場情況更為嚴峻，失業率達二成多乃歐盟中最高之一，年輕人失業率更高逾五成！政府雖已通過增資、合併及其他方法以圖挽救及整頓銀行業，可惜這些努力仍未足夠。最近引發危機便是因其中較大的Bankia銀行再度出事，在上次救援四十五億歐元後，又再要一百九十億，但政府的拯救基金卻餘下不足百億。

不少評論批評當局的「擠牙膏」式應對策略：每次都低估或故意貶低困難，只提供一點點資助。例如在整頓銀行時，便只看房地產開發信貸而忽略按揭貸款。這次銀行出事又拖延不向歐盟求援而聲稱可自行解決，也正是拖延行為令市場更不放心，扯高了國債息率 and 引致存款大流失：首季流失千億歐元，四月又再失三百餘億。直到紙包不住火後，政府才於前日正式求救，卻仍堅稱只為救銀行。其實現時出現的已是財金綜

合危機，並不能只救銀行。

在宣布救西方案後市場或會稍見回穩，給西班牙及歐洲帶來一個喘息機會，但稍後變數仍多，難得持久安定。問題首先是西班牙是否可保無事。千億歐元對救銀行來說應暫時足夠：IMF壓力測試指最少需三百餘億，一般估計要五百餘億，也有的估計指要千億。然而西班牙還有其他財政問題，如地方政府債務爆煲要向中央求救，和經濟蕭條令赤字上升。何況銀行已無法再買國債，過去銀行買債救財政，現在財政注資救銀行，結果是兩家「攪住死」。有估計指真要救起西班牙，應準備至少三千億歐元。

比西班牙問題更難確定也可能更嚴重者，是其他成員國的困局。除希臘外，葡萄牙及塞浦路斯等都很快需要救援，但真正令人擔心的是意大利，怕市場一放開西班牙便轉攻意大利。之後法國的反收緊減財赤矛盾或將急速激化。如果定了西班牙而動了其他，則只是轉移危機焦點而已。總之，歐洲困局難以根除，危機易拖而難解。

破壞治安不是表達自由

「支聯會」及「民陣」等昨日在西環遊行期間，不理警方勸喻，衝出馬路、搶奪「鐵馬」、焚燒國旗，嚴重妨礙交通、罔顧他人安全，製造了極大的混亂。

在港人社會，任何人依法都有表達意見的自由和權利，但這種自由和權利不能以損害他人的自由為代價，更不能作為破壞社會治安的藉口。「支聯會」昨日的行為明顯就是一次打着表達自由幌子而旨在破壞社會安寧的暴力行為。「支聯會」昨日的暴行，與他們所標榜的遊行目的完全無關，警方對他們的集會申請及遊行路線給予方便，派出恰當的警力開路及維持秩序。但是，「支聯會」成員在遊行隊伍去到西環「中聯辦」附近時，卻突然發難，不理在場警員指示，離開行人路，衝到干諾道西的馬路中央，將行車線全部佔領。干諾道西是海旁大道，來往車輛絡繹，大批遊行人士突然衝出，車輛司機都被嚇了一跳，立即緊急剎車，一時間秩序大亂，險象環生。

更離譜的是，「支聯會」成員在

衝出馬路的同時，還大舉衝擊警方築起的「防線」，前面的亂衝、後面的猛湧，人群被擠壓得尖叫聲四起，多名警員在混亂中倒地受傷，「鐵馬」亦被拉倒及搶去，情況失控，警員被迫施放胡椒噴霧。

混亂中，部分「支聯會」分子竟公然焚燒國旗，叫囂什麼「結束一黨專政」等政治口號。

事實擺在眼前，「支聯會」李卓人等，利用部分民衆特別是年輕人對內地情況的關注，發動示威遊行，但真正的目的並不是什麼「關注」，而是借機衝擊中央駐港機構，挑釁警方、製造衝突，破壞「一國兩制」和社會安寧。一些參加遊行的民衆本身並無政治目的，但卻被「支聯會」利用為抗中亂港的工具。正如候任行政長官梁振英昨日在回應傳媒詢問時所指出，表達自由是香港社會的核心價值所在，應該得到維護；但挑釁警方、破壞治安、焚燒國旗是違法行為，不僅不能容縱，還必須依法予以追究。

關 昭



慶回歸15周年專訪系列 4

►周南指出，經過十五年的實踐，已證明了「一國兩制」卓有成效
本報記者馬浩亮攝

今年「七一」，香港將迎來回歸祖國十五周年紀念日。原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在北京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指出，十五年來，香港認真貫徹了基本法，成功實踐了「一國兩制」，保持了繁榮穩定，提升了香港同胞的福祉，實踐證明了「一國兩制」偉大構想是行得通的，香港未來的前景一定會更好。

本報記者 馬浩亮

周南：15年實踐已證「一國兩制」成效 香港一定會更好

一九八四年一月至九月，周南以中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身份和英國方面就解決香港問題舉行了自第八輪至第二十二輪的會談。一九八四年九月，周南升任外交部副部長，並於同月代表中國草簽了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一九八五年五月代表政府與英國駐華大使互換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批准書。其後，周南又承擔了中葡「澳門回歸」的相關談判。一九九〇年一月至一九九七年七月，周南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在十三年間，為香港的順利回歸付出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貢獻。

從「被唱衰」到「行得通」

回溯往事，周南感慨良多。他說，「中英談判初期，英國代表公然表示說你們的這個「一國兩制」是烏托邦，行不通。並且指責我們提出「一國兩制」只是一個談判策略，只是在談判的時候唬弄人，是不可能實現的，將來香港收回去以後還是會推行大陸的一套。他們的理由是從來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實行兩種制度，一個國家只能實行一種制度。包括戴卓爾夫人也有這種想法。」

周南說，「我駁斥他，不要忙下結論，將來讓實踐來證明。歷史上沒有的並不等於今天和未來不能有。但是這種對香港前途的懷疑情緒仍然沒有消除，很多人都不相信「一國兩制」能成功。在回歸前的過渡時期，港英當局也在不斷地搞各種小動作，我們都針鋒相對進行了鬥爭，《大公報》等愛國愛港的報刊發揮了很大的作用。」

直到九七回歸，大量英美主流報刊都在集體唱衰香港，像《紐約時報》、《時代》周刊都發表過這一類的文章。周南回憶道，很多報刊用的標題和詞語都很聳人聽聞，比如「香港的終結」、「香港的死亡」、「香港的末日」等等，結果到了二〇〇七年回歸十周年的時候，當年有些寫文章的人士站出來公開承認錯誤，承認當時估計錯了，估計得太悲觀了。

周南指出，到今年回歸整整十五年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十五年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鄧小平「一國兩制」的偉大英明構想是完全實事求是的，是行得通的，而且執行得很好，而且很有成效。

中央支持助港屢渡難關

香港認真貫徹了基本法，貫徹了「一國兩制」。香港的繁榮穩定不但沒有受到消極的影響，反而因為背靠內地和中央的堅定支持，順利地渡過了各種難關，像一九九七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和二〇〇八年從美國開始的國際金融危機，都沒有讓香港倒下去，東方之珠更加光彩奪目。香港的增長率、就業率在亞洲都是比較好的，社會基本穩定，香港同胞的福祉也不斷提升，人民生活不斷改善。

周南最後指出，香港未來發展的前景一定會更好。並且，「一國兩制」在香港、澳門的成功實踐說明，將來在「一國兩制」指引下實現祖國完全統一，也是大有希望的。

當年羽扇綸巾 今朝風輕雲淡



特稿

前則應以「外交家」為主，退休之後則是以「詩人」為主了。

「外交家」的生活，將像他二〇〇七年香港回歸十周年前夕出版的口述文集《遙想當年羽扇綸巾》一樣，充滿了各種鬥智、鬥勇、鬥法、鬥力的。

「小平一怒安天下」一幕多年來被內地各大傳媒廣為轉載傳頌。周南回憶，當年在談判時與英方鬥爭的時候，曾出了一個紕漏。大概是一九八三年五月，有香港傳媒派了幾位女記者，在各種會場上纏住一些中央領導問這問那。由於有些領導沒有參加香港問題的談判，情況不太熟悉。有一位在被問到香港駐軍問題時就不經意地回答說：也可以不駐軍吧！結果第二天，香港各大報紙頭版頭條報道：中國的某某領導人講香港不必駐軍。

正好那時候鄧小平接見香港代表團。本來按照規定，鄧小平接見各界人士，那邊拉着一條紅線，記者站在那裡拍照，但不許說話，拍完了就退場，然後實主就談話了。但這次記者正要退場出門的時候，鄧小平說：哎！你們回來！回來！等一等！我還有話講，你們出去給我發一條消息，就說某某，某某講這個……是胡說八道。你們給我關個謠。胡說八道！香港



▲一九八五年五月，時任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右）與時任英國駐華大使伊文思（左）分別代表兩國政府在北京互換《中英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批准書

怎麼能不駐軍呢？駐軍是主權的體現嘛。為什麼中國不能在香港駐軍？英國可以駐軍，我們恢復了主權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領土上駐軍，天下有這個道理嗎？駐軍起碼是主權的象徵吧，連這點權利都沒有，那還叫什麼恢復行使主權？必須要駐軍！

第二天周南一上班，伊文思大使就來電話了，說奉英國政府之命想緊急約見他。周南明確表示：你回去就說中國這個立場是堅定不移的，沒有談判的餘地！伊文思灰溜溜地走了，從此不敢再提了。

如今，香港回歸十五年來繁榮穩定，周南在北京每日通過讀報關注着香港的發展，「雖然不在現場，仍知香港事」。沒有了政事纏身，平時主要就是讀書，閒或靈感所至，則有詩作偶得。

猶記得九七回歸前夕，周南曾賦詩一首《遣懷》，其中有句是「生當華夏重興世，身在疾風驟雨中。」彼時回顧回歸之不易，難免深嘆慨嘆。至二〇〇七年回歸十周年之際，周南欣然作七言絕句《香港回歸十周年 戰友重聚口號》，曰：「南海珠還恰十年，神州豪氣更無前。當時共預補天事，此日長歌老驥篇。」全篇唯「豪氣」盈懷，喜悅難自禁。去年國慶期間周南赴京郊小憩，秋色宜人，層林漸染，晚風徐拂，乃詠曰「黃犬偕余老，相偕碧水灣，伊人行跡杳，坐待日衡山。」大得「詩佛」王維的詩畫意境。

以詩觀人，風輕雲淡，自在天然，已是今時周老的最好寫照。

本報記者 馬浩亮



▲一九九七年七月，時任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董建華（右四）在時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周南（右三）等陪同下，為香港回歸紀念塔主持揭碑儀式